

激龍飛。某二天暇容自憇焚案，昧章闕奇一時。

答：「賴者效育，要拿章取賴，賴景好！」賴咀諱走，闕申五齋州器激辭出示狀票，查問育職容等入否？章太炎詒書自印色異識回去。當工部局印中西辦來辭謝賴，章太炎五五愛國學撫轄公，賴：「革命及流血，吾之賴青姪研究，今為策力大矣。」表示不增贊青姪謠章太炎嘗新訓，「留出青翁」，章太炎「學撫伊民」立勸歸，而四川廳容潤引《革命軍》一書，章西觀爲之印，才輒無忌諱，要發表「章太炎〈還東吉原歸革命書〉」。青姪印以「蘿曉」印市日，《蘿曉》氏登「章太炎爲濃容潤著《革命軍》寓印〈京〉，不久又

章太炎達高縣班國文點，而蘇聯高明達刲縣班印國文。同年六月，新參與愛國學撫印中西辦事，並對王秀貴、章太炎禪禁示話邀請。

（光緒三十一年（清光緒）十二年），章太炎禪禁示話邀請。

賴青姪一朝印《蘿曉》案而始盡禁古土新獄中之印。

佛家常以「水中月」、「鏡中像」、「空中花」、「夢幻泡影」等語形容有爲法。其中「夢」是較爲常用名詞之一。例如《圓覺經》：「生死涅槃，猶如昨夢，如昨夢故，當知生死及涅槃，無起無滅，無來無去。」《楞嚴經》：「得菩提道者，如寤時人，說夢中事，心縱精明，欲何因緣，取夢中物。」（卷四）《成唯識論》：「色等境，非色似色，非外似外，如夢所緣，不可執爲是實外色。」（卷七）《中論》：「色聲香味觸，及法體六種，皆空如焰夢。」（觀顛倒品）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（鳩摩羅什譯）：「須菩提語諸天子言：『我說衆生如幻如夢，須陀洹果亦如幻如夢。』」（釋提桓因品）此等以夢爲喻的句語不勝枚舉。今以「夢」爲題而論之。

羅漢果、辟支佛道亦如幻如夢，阿那含果、阿

一、古今論夢之形成

書中夢是最難探究之心理現象。古代認爲夢是一種預兆。商代甲

祐。」

「人天五經錄」卷「丈人末齋透」云：「哈不缺誣立丈人掩最福閉者書籙，燃吏指之，缺余嘗賦《因人五經錄》。」大炎先生只咲《因

主稿：「章太炎學輔會對印印〈大炎先生自寶羊鑑〉中曾寫載。卒，咲一陪《因人五經錄》送葬中，交餘丁章大炎。」賴先生

時宋平子曾言及太炎兩大學者而無視身印其事，更題其賈醜蠻

章太炎，不殊若人嫌官吏言甚者燒而付歸制門，未踰俄頃。財

財東移爲關小。歸開會時大娘夫朱士培時，助本財去榮豐春華

財，數丑點狀却稱斷土聯，五蘇聯高義財。大財時，接章

呂沛銘

其印，龍虎寺祖公五台山碑刻回來。

徐念燭題《無暇館》，數賦《求書》題合非。」

骨文及耶教《舊約聖經》的解夢記載，是現存最古的夢占紀錄。古希臘哲學家亞利士多德(Aristotle, 384-322 B.C.)云：「夢是延續的心理反應……人在醒時，思想處於活動狀態，對外界刺激可即時作反應。在睡時思想雖處於休息，但睡前所感受的刺激，仍繼續留存於心內，以致反應在睡時出現①。」此爲以心理觀點解釋夢。北宋張載《正蒙·動物篇》亦云：「寤，形開而志交諸外也；夢，形閉而氣專乎內也。」王夫之《張子正蒙注》釋曰：「開者，伸也；閉者，屈也……志交諸外而氣舒，氣專於內而志隱，則神亦藏而不靈，神隨志而動止者也。」此亦基於心理活動而論夢。

此外，另有視夢爲疾病徵候。《黃帝內經靈樞·淫邪發夢篇》云：「肝氣盛則夢怒，肺氣盛則夢恐懼，心氣盛則夢喜笑，脾氣盛則夢歌舞，腎氣盛則夢腰脊雨解不屬。」《列子·周穆王》曰：「以浮虛爲疾者夢揚，以沉實爲疾者夢溺。」東漢王符《潛夫論·夢列》亦云：「陽病夢寒，陰病夢熱，內病夢亂，外病夢發；百病

之夢，或散或集。」現今醫學上之精神病治療，亦以患病者之夢作為診斷症狀參考。

近代心理學者弗洛伊特(S. Freud, 1856-1939)，以精神分析方法創立一套嚴密之釋夢理論。弗氏將心理活動分為內外兩種層次。外層稱為「意識」(conscious)，即平常在知覺中之心理狀態，具有三特性：(一)自覺性，即自己可察覺到；(二)可控性，即受意志操縱；(三)言語性，可用言語表達。內層心理活動稱為「潛意識」(sub-conscious)。當心理上感到受壓抑時，特別是悲哀、焦慮、憤怒等不愉快感覺，此等感覺便被壓抑而藏於思想深處，成為潛意識，具有四種特性：(一)不自覺性，吾人無法察覺潛意識內容；(二)非受控性，潛意識不能任由自己主意表達，祇在偶然的筆誤、口誤、忽然忘記等突發的暫短活動顯露；(三)非理性及言語性，潛意識不是認識活動，亦不能用言語表達；(四)原始性，潛意識是最簡單及初級之精神活動。人在出生時，潛意識即表現於嬰兒本能動作之中，蓋此時意識尚未成熟，對潛意識之控制甚弱。隨着神經系統生長及發展，意識趨成熟，則潛意識亦趨受控制②。

在睡眠時，意識處於休息狀態，故對潛意識之抑制亦轉弱，於是潛意識藉夢而顯現於思想中，弗洛伊特之釋夢理論，是本於潛意識作用，此理論奠定日後精神分析學之基礎。

二、佛家用夢作為比喻

佛典用夢比喩有爲法之例固甚多。除夢外，尚用影、幻、像（鏡中像）、響（回聲）等作喻。《大日經》所用有十種之多，即夢、幻、陽焰（誤陽光爲火焰、影、乾達婆城（空中樓閣）、響、水月、浮根、虛空花、旋火輪（誤認旋轉之火點爲火輪）。此類名詞，有時齊出現於同一句語，例如《攝大乘論》（玄奘譯）：「云何應

知依他起自性？應知譬如幻、焰、夢、像、光、影、谷響、水月、變化。」（所知相分）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（鳩摩羅什譯）：「一切法性空，一切法無我無衆生，一切法如幻、如夢、如響、如影、如焰。」（薩陀波崙品）《成唯識論》：「自心心所，虛妄變現，猶如幻事、陽焰、夢境、鏡像、光影、谷響、水月變化所成，非有似有。」（卷八）此類句語之最著名者，莫如《金剛經》之「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此偈共有六喻，即夢、幻、泡、影、露、電。江味農註此句曰：「此六喻中，夢喻爲總，幻泡影露電爲別，皆所以明其如夢也……因緣生法，即假即空，故說一夢喻，已足了徹一切矣③。」可見諸喻中，夢是最能充份表達有爲法者。

事實上，人在夢中全不自覺爲幻境，甚至實際上無可能發生之事，在夢中可感覺是真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中有一著名寓言，記莊子於夢中變爲一蝴蝶。人變爲蝴蝶決無可能，但莊子於夢中自覺栩栩然一蝴蝶，而不知自己仍爲莊周。此外，人於夢中可置身於若干年前或若干年後之事。《攝大乘論》（玄奘譯）對用夢喻心識尤爲闡揚，故曰：「云何（依他起自性）無義、有愛非愛、受用差別？爲除此疑，所說夢喻。」（所知相分）又曰：「此諸識皆唯有識，都無義故。此中以何爲喻顯示？應知夢等爲喻顯示。謂如夢中都無其義，獨唯有識，雖種種色聲香味觸、舍、林、地、山，似義影現，而於此中都無有義。由此喻顯，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。」（同上分）。

何故夢是最爲適當比喻？《攝大乘論》復曰：「若於覺時一切時處皆如夢等唯有識者，如從夢覺便覺夢中皆唯有識。覺時何故不如是轉？眞智覺時亦如是轉：如在夢中此覺不轉，從夢覺時此覺乃轉，如是未得眞智覺時，此覺不轉，得眞智覺此覺乃轉。」（同上分）奘譯此段文詰屈聱牙，頗不易解，今略述其大意如下：吾人在醒時，在一切時及一切處所見諸現象，亦有如夢中所見一

樣，同屬虛妄。做夢者固不知夢境是假。在夢過後，便覺夢中境界乃「唯有識」之變現。吾人在尋常時，雖處於醒覺狀態之中，何故不能產生如下認識：現前所見境界非屬實有，祇是唯識所變現？須知吾人實正處於生死長夜大夢中，從未醒過，故誤認一切爲實有。若從夢中醒過來，藉「真智覺」便可察見一切皆是心識所變現。在未醒時，此「真智覺」並不出現，故不能自知在夢中④。除佛家外，一般人亦以夢喻人生之虛幻，故有「人生如夢」、「往事如夢」、「大夢誰先覺？平生自知」等流行語產生。事實上，人到中年，尤其是曾經患難者，回憶往事，莫不有人生如夢的感覺。

三、佛家對夢的解釋

佛家對夢的解釋，亦有謂爲疾病的徵候。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若身中不調，若熱氣多，則多夢見火、見黃、見赤；若冷氣多，則夢見水、見白；若風氣多，則夢見飛、見黑。」（卷七五）《修習止觀坐禪法要》亦曰：「四大（地風水火）發病，各有相貌，當於生時及夢中察之……五臟生病衆多，各有其相，當於坐時及夢中察之。」（治病第九）此外，《大智度論》復云夢亦因思想過度而引起：「……又復所聞見事，多思維念故，則夢見。」（同上卷）

《法苑珠林》另云夢是業之記號兼心理作用：「熏緣好差，夢通三性。若宿有善惡，則夢有吉凶，此爲有記夢。若習無善惡，泛睹平事，此爲無記夢。若晝緣青黃，夢想還同，此爲想夢。若見升沉，水火交侵，此爲病夢。」（眠夢篇·述意部）《大毘婆娑論》綜合諸種起夢因素云：「……說五緣所見夢事：一、由他引（夢），謂若諸天、諸仙、神鬼、咒術、藥草、親勝所念，及諸聖賢所引，故夢。二、由曾更（夢），謂先見聞覺知是事，或曾串習種種事業，今便夢見。三、由當有（夢），謂若將有吉與不吉事，法爾

夢中先見其相。四、由分別（夢），謂若思維希求、疑慮，即便夢見。五、由諸病（夢），謂若諸大（地水風火）不調適，便（有）所增，夢見彼類。」（卷四七）此外，《大智度論》卷七五及《大般若經》（玄奘譯）卷四五一，均有《夢行品》，內容爲夢之論釋。

佛教各宗之中，以唯識宗之心識學說最爲精深博大，特別是阿賴耶識之攝藏作用及種子之變異理論。阿賴耶識將平時心識攝藏後，心識轉爲潛意識。在睡眠時，由於阿賴耶識作用，使所攝藏心識呈現於思想中，此即爲夢。佛洛伊特之潛意識起夢理論，二千年前已爲唯識家所提出。唯識典籍如《成唯識論》、《解深密經》等，對阿賴耶識有詳細討論，本文不贅述。至於夢的解釋，《瑜伽師地論》曰：「云何夢？謂由依止性羸劣，或由疲倦過失，或由倉所沉重，或由於閻相作意思惟，或由休息一切事業，或由串習睡眠，或由他所引發，如由搖扇，或由明咒，或由於藥，或由威神，而發昏夢。」（卷一）韓清淨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》註云：「……如極重擔鎮壓其身，今身沉重，乃至廣說令心數爲昏沉睡眠之所纏繞，於睡眠時多有惡夢⑤。」由於心理上受「鎮壓」、「纏繞」等刺激以致感沉重，而引起夢之產生，此說與弗洛伊特所言心理受壓抑，同爲一理。

《唯識二十論》云：「若如夢中，境雖無實，而識得起。覺時亦然。何緣夢覺造善惡行，愛非受累，當受不同？頌曰：『心由睡眠壞，夢覺果不同。』論曰：『在夢位心，由睡眠壞，勢力羸劣，覺心不爾，故所造行，當受異熟，勝劣不同，非由外境。』」此言夢純由內在心理因素形成。心理刺激雖來自外界，若無心理之「異熟」作用，夢不會產生。此種作用《成唯識論》稱爲「夢力」：「無始以束，緣此（假相）孰爲實我實法，如患夢者，由患『夢力』故，心似種種外境相現，緣此執爲實有外境。」（卷一）。

唐釋道倫《瑜伽師地論記》云：「瞑目思惟黑闇色相，故致於

睡夢……夢以何爲體邪？答：《婆娑》六說：『評家取心心所爲體爲正』。今六乘中亦以眼相應心心所注爲體。』（卷二）故知夢以「心心所法爲體」。所謂「心心所法」即「心法」與「心所有法」簡稱。

佛家將萬法分爲色法與心法兩大類：有質礙者爲色法，無質礙而有緣慮之作用，或爲緣起諸法之根本者爲心法。「心所有法」爲心王所有之法。據《百法明門論》（玄奘譯）卷上，心王即精神作用之主體，能起認識、緣慮、思量、了別等心理活動。唐普光《百法明門論疏》云：「心所有法有三義：一、恒依心起，二、與心相應，三、系屬於心，如屬我物立『我所』名，心家所有，名『心所有』。」（卷上）唯識家分析夢與心識的關係，其精闢與深入非現代心理學可比。

四、夢之對治

人生自幼而壯，自壯而老、而死，生於此娑婆世界，遑遑然，茫茫然，生不知所自來，死不知何所往。誠如憨山大師云：「三界夢宅，浮生如夢，逆順苦樂，榮枯得失，乃夢中事。」（釋華首編《憨山大師夢遊集》卷二）意謂人生不過一場夢。睡眠中之夢與人之一生，在時間上雖有長短之別，在性質上則無異。睡中出現之幻思固是夢，而人之一生也是夢。今生所處境界，所覺種種差別如利害、榮辱、恩怨、愛恨、得失等，皆心識所生，即夢想所成。奈可世人多沉醉於夢中，執自我爲實有，執六塵緣影爲心相，以致我見益深，妄念益熾。心爲物所役，利令智昏，於是心以盜、騙、掠、殺、淫等惡業爲謀利及縱慾之津梁。不知所得轉瞬即成空。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迅速消逝。身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隨業流轉，以致陷於六道輪迴。沉醉於夢中即處於無明中。

《圓覺經》云：「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，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醒，了無所得。如衆空華滅於虛空，不可說言有定滅處。何

以故？無生處故。」《成唯識論》亦曰：「經契說：『不共無明，微細恆行，覆蔽真實……故異生類，恆處長夜，無明所盲，惛醉纏心，曾無醒覺。』」（卷五）

迷、幻、垢等名詞在喻有爲法上，意義是相通。其反義字各爲覺、真、淨。蓋去迷即呈覺，去幻即現真，去垢即得淨。夢之反義爲醒。蓋醒則夢消。禪宗嘗用「棒喝」方法使人從夢中醒覺。「棒喝」意爲棒打及呼喝。棒打始於德山，呼喝出於臨濟。《古尊宿語錄》（宋釋贊藏編）記臨濟問黃檗何故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？」黃檗不作正面回答而大聲喝曰：「這瘋癲漢，卻來此捋虎鬚！」臨濟隨即得悟黃檗意思。（見該書卷五）後人用「當頭棒喝」一詞，喻使醉夢者速醒。

佛教對治執迷之法門甚多，目的皆使人覺悟，「觀」（或稱想）便是其中之一，藉想念世間之無常而生警惕。例如不淨觀是想念自身之不潔淨，死觀是想念生命之終歸消逝，白骨觀是想念死後軀體腐爲枯骨。太虛大師嘗創「如夢觀」使人醒覺人生如夢。大師於《唯識觀大綱》一文，提示學習唯識者應循三層領悟步驟。首步爲「悟此現前妄執之境，皆是偏計所執自性」。次步爲依「如夢觀」悟證「心王通幻，亦可通真；真妄之轉，統依一心」。第三步爲了知八識中之末兩識，即「末那及阿賴耶，無始恒轉。」大師闡釋第二步云：「吾人入夢時……情懷真切，卻至南柯醒後，都杳無所得……反觀現在之境，亦等如夢中所見，畢竟一無所得矣。是故對於現在之境，應先作『如夢觀』，以遣意識上偏計所執之我法，則根身器界，宛然唯識心變現之虛幻相而已。或謂夢境既空，夢心亦空，應云唯空，何謂唯識？不知夢中之心即醒時之心，境異夢醒，心貫醒夢，故醒後心中亦能了然夢中之境物，而欲求夢物於醒境，則必不可得也。是以夢境實空，夢心幻有，境空不離心

有⑥。」

夢境固屬虛妄，夢去則醒，然醒亦不可執否則陷於頑醒而仍

未離妄。太虛大師復曰：「悟夢求醒，醒覺夢空。如觀現醒之物，皆同夢境，則夢中之物，亦同醒覺。夢不知夢，是爲妄中執妄；醒定執醒，亦復未出妄中。醒覺夢境，不離一心，是一心直貫世出世間，總持十法界而不可以區別者也……衆生在迷妄顛倒中，夢與醒俱夢……復次以心爲喻，夢中之心，凡夫之心也；夢中知夢之心，菩薩之心也；夢覺之心，佛心也。雖然三種心境，仍是一心所現。蓋夢中之境，唯心所現；覺中之境，亦唯心所現。是以夢中之心即覺時之心，衆生之心即佛之心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一心現起，即是心之全體，並非少分。所以佛能偏法界而度衆生，衆生亦以此心具造十法界，而終能悟入佛之知見也」^⑦。

夢與醒同屬不可執，猶空與有皆不可執。凡夫從未真正醒覺，故其夢時之心與醒時之心同屬妄心。要達真正覺境，則須了知夢與醒時所遇之榮辱得失悲歡離合等事物，同爲虛幻。綜合而言，真正之大覺，視生死及涅槃皆無可得，故《圓覺經》云：「生死涅槃，同如昨夢。」意謂住於生死固屬做夢，住於涅槃亦是作夢，必須「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（《金剛經》）始可成大覺。視世間與出世間法如夢者，意在通達一切法本無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即有生滅之心而起執。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：「如來說：『一切法皆虛妄如夢。』若不知諸法虛妄如夢，是人但以色身名字語言章句而生貪，如是人等分別諸佛而有來去，不知諸法相故。老人於佛分別來去，是人凡夫無智，數受生死，往來六道，遠離般若波羅蜜，離於佛法。若能如實知佛所說：『一切諸法虛妄如夢』，是人於法則不分別若來若去，若生若滅。若不分別，是人則以諸法實相而觀如來。」（《曇無竭品》）（《大智度論·曇無竭品》所述與上略同）

等諸惡行。佛說無我，乃澈底人生觀。生命軀體乃四大合成之色蘊，其活動乃受想識行諸蘊之綜錯表現。《心經》云「五蘊皆空」即無我觀，教人醒覺生命如夢，原本是空，不必待死後才空。此身如夢境，此心如幻覺，當即屬空。妄執生命爲實有，正是大夢未醒，世俗之人生觀皆如是。當知一夜之夢爲小夢，一生之夢爲大夢。不可祇知夜間之夢爲夢，而不覺一生亦屬夢。吾人此生正是在夢中。世尊憐憫衆生陷於夢而不自知，乃起大悲之心而創大覺之教，促人盡早由夢中清醒。佛即覺義。《歎世萬空歌》（撰人不詳）末六句云：「空手而來空手去，到頭總是一場空。夜深聽得三更鼓，翻身不覺五更鐘。從頭仔細思量起，便是南柯一夢中！」區區數語，足以予沉於夢者一當頭棒矣。

（完）

註釋：

① Aristotle: On The Soul (靈魂論), Translated by W.I. Epstein, Wisdom Publications Ltd, London, 1939, P.102-3.

② 弗洛伊特之夢理論，見所著《夢的解釋》一書，出版於一九〇〇年。原著爲德文，英譯名爲 The Analysis of Dreams。近年台灣及大陸均有中譯。

③ 江味農：《金剛經講義》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一九八七（重印一九四四年增訂版）。四八八至四五〇頁。

④ 此段釋文據印順講解撮成，見印順講，演培及妙欽記：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一九四六年初版，一九七二年印順於台灣重印。

一九〇至一九四頁。

⑤ 此書出版於民國初年。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重印。第一冊廿六頁。

《心經》曰：「遠離顛倒夢想」。顛倒者，視妄爲眞也；夢想者，認幻爲實也。若有顛倒夢想，即起我法兩執，繼而生貪瞋癡者，認幻爲實也。

《心經》曰：「遠離顛倒夢想」。顛倒者，視妄爲眞也；夢想者，認幻爲實也。若有顛倒夢想，即起我法兩執，繼而生貪瞋癡者，認幻爲實也。